

烛光牵引着朝霞升起

□欧阳逸冰

进剧场前就知道，这部锡剧是写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同志的。出品演出单位是江苏常州市锡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锡剧团，编剧是江苏颇有才华的青年剧作家周周，他们会怎么写呢？许多难忘的场面立即浮上我的脑海——

或许是从天津大学(前身是太雷同志毕业的北洋大学)校园的塑像演起，进一步阐释李大钊对他的评价，“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或许是从1921年在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出现第一个中共代表开始？或许一开场就是他陪同共产国际的马林与李达同志商谈创建中共的历史性场面？不，最激动人心的当然是在广州起义的革命浪潮中，他成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在公安局大楼冉冉升起革命的红旗；或者是出现那最悲壮的一幕，在广州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他乘车到大北门指挥战斗，不幸被子弹击中……在血泊中，他用最后的生命说出的话是：“同志们，战斗到底！”

但是，当锡剧《烛光在前》拉开大幕后，令我惊异了：那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了，张太雷的夫人陆静华正在与二女儿张西梅争论……距离张太雷烈士的牺牲已经十年了！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为什么会这样开始，这样构思呢？

历史是不死的

人皆有生，死，而真理是不死的，历史是不死的。“历史绝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锡剧《烛光在前》正是基于这样深刻的思考，才选择了这样的架构：主人公张太雷是真理的探索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他那短短的29年不平凡的生涯，永远镶嵌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今天，不停歇地前进着的历史长河正是“那一段”生活的继续，“历史绝不死亡，因为它永远把它的开端和它的结尾连接起来”(同上)。即，“那一段”的结尾连接着“这一段”的开端。也就是说，《烛光在前》是在用剧中这一段活生生的“现实”连缀、映照着一段永不磨灭的“历史”。

这是由于创作者的“聪明”吗？不，首先是由于作者对题材，对历史的思想、思辨、思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剧作家首先应该是思想者的实证。且让我们做个粗略的分析——

第一折“剪信”。在全面抗战的烽火中，张西梅不顾母亲陆静华原本想去乡下逃难的打算，坚决要投身前线，抗日救亡。陆静华赞同女儿的爱国家志向，但她指出的前线是“去上海找你爹……那那里有你爹的兄弟，伙伴……”爹不是早就不在了吗？”这就引出了陆静华珍存了十年的书信，那是“爹爹”的遗墨：“我此次离家远游，你们不必对我有所牵挂……”而他们的爹爹就是“惊雷震荡，以唤太平”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爹爹的真实身份在母女的戏剧冲突中做了动态性的“交代”，他一直活在陆静华保存的信中(她自己的心中)，引导二女儿走上太雷的革命之路。

第二折“议去”。党组织通过二女儿张西梅(后改名张西蕾)知道了太雷遗孀的艰难境遇，派人欲接其全家去延安。陆静华思虑再三，婆婆病患在床，诸多不便，同意大女儿去延安，投身革命。在与不去的矛盾中，婆媳忆及太雷与陆静华的新婚：“他教我认字，教我画画，教我绣花……我啊/离他便无绪/见他便欢喜……”情不自禁地道出了她与太雷夫妻之间的甜情蜜意。更重要的是，大女儿张西屏顾及寡母病婆，家境困窘，最后决定留在家中，那是因为：“记得爹爹信里说，奶奶年纪大了，该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若过得太省，太苦，他在外也不得安心……”要替爹爹尽孝道。太雷不仅是陆静华的幸福回忆，更是孩子们心中的指路明灯。

第三折“掷衣”。年方15岁的张一阳读了二姐的来信十分激动，“我们从小没有了父亲，我也想，也想去见爹，见见像爹一样的人”。太雷在自己儿子的心中复活了。在找儿子、送儿子的戏剧动作中，陆静华与爹派来接他们的刘思猛动情地思忖着太雷烈士的这个遗孤张一阳，不由得回忆起12年前太雷牺牲的情景。特别是儿子匆匆踏上父亲的足迹乘舟离岸、奔赴延安之时，母亲陆静华将包好的衣服给儿子掷上船去，里面裹着太雷壮烈牺牲时那块中弹被打裂的怀表，表上永远指着“两点十七分”——时间不会倒流，但是，张太雷却跨越

历史，参与了现实的创造，他为革命奔突向前、挥洒热血的行为仍在继续。

第四折“烛光”。这是全剧最富有浪漫光彩的华章。幻境中，太雷回到了家中，“一灯如豆作穷庐”……不，这不是幻境，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家分别时的情景。即将分娩的妻子陆静华多么期望心爱的丈夫太雷见到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呀！然而，情势紧迫，太雷容不得半天的滞留，只能给即将诞生的孩子起个名字：“冷到极时，春便到了；夜到尽头，天就亮了。《易》书上说‘冬至一阳生’，就叫他‘一阳’吧……张一阳！”太雷心中洋溢着殷切的期望，春天就要来了，那是革命的光明前景，那是未来孩子的美好命运。张太雷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未来。

这就是全剧睿智精巧的构思——
第一折点化出全剧的灵魂革命家张太雷；第二折描绘出革命家张太雷的另一面，充满对妻子与家庭的热爱；第三折雕刻出革命家张太雷赴汤蹈火的壮丽篇章；第四折把全剧推向剧诗，革命家张太雷属于铁与火的历史，也属于华美与奋斗的未来。

用剧中这一段活生生的“现实”连缀着、映照着一段永不磨灭的“历史”。而镶嵌在这段“现实”与那段“历史”中间的“把手”就是女主人公陆静华珍存的太雷家书。

无疑，全剧真正的主人公就是作为艺术形象的张太雷。而其深刻的立意却在一个“前”字：前有张太雷等一代革命家高高举起的真理烛光，后面才能牵引出漫天华美的朝霞。

贵新须奇与叹若无声

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作家王骥德在《曲律》论句中法中，提出“十宜”“十不宜”。他说：“意常则造语贵新，语常则倒换须奇。”戏曲的语言(唱词)宜——婉曲，藻艳，溜亮，轻柔，新颖，摆脱，温雅，细腻，芳润，自然。惟如是，方能达到“新”与“奇”。

锡剧《烛光在前》在唱词的锤炼琢磨上是为努力的，朝着“新”与“奇”惨淡经营。譬如，陆静华拿出珍存的太雷家书，有一段抒情唱段，先用“呼告”，直对丈夫：“夫啦夫/你撇家一去十寒暑/我拉扯儿女整十冬……”直抒胸臆，益发具有真情实感；继而，紧接六个“一”在“重叠反复”中突出了度日维艰；而“一分穷添成了三分穷”，把概念的“穷”形象化了，令人倍感酸楚；而接来说，太雷遗墨，“一笔一画心渐通/这一竖/似你昂然抬头如松/这一横/似你远行匆匆/这一捺/似你顿挫忧恼/这一撇/似你仗剑裂苍穹……”这里既有描绘，“比喻”，更有“想象”“联想”，从文字形状状态析解出书写者的精神面貌、气韵风骨，使遗墨字字有意有神有声，

其思想力量显得格外强大。女主人公凝视着剪下的夫妻姓名，“再拼起你与我/两个名儿长相/拼起个思永念永情浓意浓/拼起来个来年回家当时音容/相对着一烛如豆轻摇动”，这一组“排比”最妙的画面是最后一句的那个“一烛如豆轻摇动”，“豆”字与“轻”字是那样的自然、素朴，又是那样的“新”与“奇”，因为其中注入了多少情与爱、向往与渴求、梦幻与想象。

我们还不能忘记孟称舜(明末清初戏曲作家)的精辟论述：“诗变为辞，辞变为曲。其变愈下，其工益难。”难在哪里呢？他接下去说：“追夫曲之为妙，极古今好丑、贵贱、离合、死生，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见《古今名剧合选序》)。编戏剧曲能如此俯拾即是、信手拈来者，关键是“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还是从生活出发，让戏剧思维自由飞翔，“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见《文心雕龙》)，睹物而神思迸发，感怀而诗情激荡。锡剧《烛光在前》有一段母亲陆静华谆谆教诲大女儿(她原本准备赴革命圣地延安)度过艰难人生的奥秘，没有宏论高调、引经据典，却只是常州腌萝卜干的方法：“第一步/爽然一身洗泥滓/断作寸寸受千刀/人生一世亦如此/辨仿遗体谁能逃/第二步/百斤萝卜三斤盐/狠搓劲揉两相交/去生去湿去水分/任你缸底苦哀号/人生一世亦如此/风干泪水不辞劳/第三步/拌入茴香与八角/踩之踏之又几遭/缸盖上巨石一块压得牢/只待清香满屋飘/人生一世亦如此/苦尽甘来慢慢熬……”句句说的是制作萝卜干，字字却含蕴着人生真谛，通篇都是这位烈士遗孀的苦难经历、坚韧坚守，让苦熬燃起希望的光芒，让风干泪水化作迎春的歌唱。这就是“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平白而彰显哲理。

行文至此，笔者难以抑制内心真诚而又笨拙的赞美——女主演孙薇(饰演陆静华)所表现出来的锡剧艺术的魅力。仅让我们看看第四折结尾处，男主人公呼唤着“张一阳”，消失了；女主演为丈夫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起了名字而无比兴奋，情不自禁地抚摸着腹部，啊，并不隆起了……她突然猛醒，左望右看，急呼“太雷”，顺势循迹，转了第一个大圈，连问了五个“在哪里”：太雷……摇篮……小袄……针线……一阳……一声比一声高，一步一步急切，转到舞台中心，迅疾转身360度，然后再巡视第三圈，踉踉跄跄，跌倒在河边，望着寂静的流波，犹如她那颗由火热变冰冷的心，从如镜的水面轻轻地滑起，低低地流淌出心之声：“眼睁睁自家门霎时不见，孤零零白发人依旧河边……”无尽的感叹，深深的思念，但却“叹”若无声，“思”如细丝，让偌大的剧场，无数观众的心，都沉浸在这如梦如幻的情境中，感悟到随着前面革命先烈的“烛光”而行的家人们、继承者们是多么艰难，多么忠贞。

烛光在前，路也正长；霞光在后，奋斗正没有穷期。



锡剧《烛光在前》笔谈

风雨透窗不觉寒

□刘玉琴

缝补，为家人操劳，伺候瘫痪在床的婆婆。“王家李家披着她浆洗的衣裳，钱家赵家穿着她手绣的鞋样。天冷了，典当铺掌柜的提醒她，快把棉被赎回去过冬了。”她肩负沉重的生活压力，却日复一日纾解着家庭的困顿，她教女儿腌萝卜“熬”与“搓”的过程，是她人生一世亦如此的戏剧化表达，因而她的身上写满生活的艰辛和苦难。但陆静华的的不寻常之处，在于面对苦难、穷尽苦难，又苦而不悲超越了苦难。她送走了丈夫，送走了儿女，让他们去走更好的路，让烛光去照亮更多的人。她一次次让苦难变成希望，将苦难化作诗。苦难由此成为她柔韧双肩的一道光，反映出中国革命背后女人的付出、牺牲与成全。原本要奔赴延安的大女儿，看到家中的窘境，主动选择留下来承担家庭重担，“他们去走爹爹的路了，就让我来走妈妈的路吧”，这样的选择意味深长，赋予革命与牺牲更为深厚的人生况味，也让戏剧充满了生活的再发现，并在发现的重新书写中，彰显了坚强不屈的艺术昂扬之力。这是生活化的母亲形象，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集母性人性的高贵于一身，浓缩了母亲最朴素本质的意义。

陆静华满心伤痛但又坚定隐忍的形象，在革命母亲的人物画廊里突出而鲜明。丈夫一别十载，做什么始终不得而知，她回了，没有答。丈夫只在信中嘱托，“我们分离是暂时

的，是要谋将来永远的幸福”，她虽有委屈却选择了无条件信任，“他总归是做好的事情”。漫长岁月里，“背人流泪泪满脸”的等待，等来的是丈夫牺牲的消息。而这还不是她伤痛的全部，小女儿离她而去，去寻找爹爹的伙伴；年仅15岁的儿子去往延安，想见一见像爹爹一样的人……她与儿女一别再别，一送再送，生死相别，但即便忍受别离之痛，也要让儿女追随父亲的方向。儿子牺牲之后，她撕心裂肺，肝肠寸断。这条路不好走，丈夫离家的时候，她就知道有这一天，真到了永诀，她心中“寒涛声声拍两岸”的悲痛令人动容。但正是这个满身伤痛的女人，以她的坚定隐忍表现出了一个母亲的非凡与伟大。丈夫的信仰如烛光照暖了清冷灶灶窗窗，风雨透窗不觉寒。她爱丈夫，爱着丈夫的信仰，又将这光亮传递给儿女。烛光引领了众人，众人辉映了烛光。这样的母亲形象折射了共产党人在信仰引领下无畏生死、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光辉，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的艺术诠释。在共产党人光辉形象的序列里，陆静华成为独特而鲜活的艺术存在，是对现实题材母亲形象的新贡献。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应该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紧密结合，对陆静华这一母亲形象的发现和提炼，有历史的厚度和生活的温度。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一个家庭的前赴后继，具有超越生活和时代

革命历史题材真是一座贮藏量巨大的富矿，可以让文艺家们在其中进行不可穷尽的开掘。由罗周编剧，童薇薇总导演，孙薇、周东亮主演，江苏常州市锡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锡剧团联合演出的锡剧《烛光在前》，又一次以高质量的创演，完成了对革命历史的创新性题材拓展和艺术上的深耕细作。

《烛光在前》以剪信、议去、掷衣、烛光四折为主体架构，所切入的角度既颇具匠心又独出机杼，其所刻画的女主角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妻子陆静华，生活场景则选择在其丈夫“撇家一去十寒暑”的常州城，表现这位平凡普通却勇敢坚毅的女性，是怀着怎样的巨大悲痛，含辛茹苦地独立承担起扶老携幼的重任，又是怀着怎样的纠结与犹疑，面对一个个子女投身革命、奋勇前行的过程，从而折射出一位革命者的遗孀和英雄母亲的伟大母爱精神。我以为这是一种对于后英雄时代的倾情书写和叙事，使戏剧蕴含悲壮怀恨激烈，感人至深又催人泪下。

剧作以跌宕起伏、真实可信的情节设置，对“母亲”一角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历程进行了极为平实自然、准确生动和灼烫人心的揭示。丈夫张太雷牺牲于1927年的大革命时代，而该剧的时间正值日寇全面侵华的1937年，对于这位心怀隐痛的母亲而言，处于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和灾难深重的时代环境之中，她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标和企盼，只有一颦时刻高悬着的心，祈求能够“避战火、一家老小奔乡壤，但愿得平平安安顺顺当无惊无险无灾殃”，这就是作为一位母亲的最为真实的初衷和想法。但戏剧却为她设计了儿女的一次次别离甚至是牺牲，在她的情感世界掀起一次次巨大的波澜，也给戏剧增添了一波又一波的艺术张力。如其二女儿张西梅是个“不输须眉是红妆”“敢投身入洪炉”的热血青年，她不仅在战争前线舍生忘死救护伤员，而且更加决绝地表示要参加革命。这在陆静华的心里产生了强烈撞击：“细妹妹女婿俺丈夫男，我怎忍娇儿蹈兵锋？”但面对去意已坚的女儿，她只能谆谆告诫她不要去南京而要去上海，因为“那里有你爹的兄弟、伙伴……你要走，只能跟着他们，跟着你爹，不能跟着仇人、跟着国民党”。戏剧此时以深情的动作，表现她至今才把丈夫的遗书拿出来让女儿念，才告诉孩子他们的父老之名，并且让她带上这封信，“认得你爹的人，都认得这笔字”，其意蕴在于，让西梅参加的是真正的革命，同时希望女儿能够得到丈夫战友的帮助，于烽火乱局之中求得相对的平安。剧作在此把一个母亲的关爱、细心与体贴，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出来。

大女儿张西屏的去留给母亲造成的情感冲击也是很强的。剧作主要从生活化的角度来展现，受世俗观念和妹妹行动的双重影响，西屏在嫁作人妇与向往革命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母亲操劳的艰辛、奶奶身体的旧病等因素所导致的家庭之困和生活之重，是其犹豫再三、举棋不定的根本原因。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她决定放弃追随妹妹而改走母亲陆静华做一个贤妻良母的道路，看似并非理想之选，却在此过程中把一个青年向往革命的真切、如获大释的喜悦以及顾及家庭的心理曲线，波瀾起伏地勾勒了出来，反映出西屏追求光明又善良温存的纯朴心地，也是极为令人动容的。儿子张一阳担心母亲“不放”而试图乘船悄悄离去，更让陆静华有切肤之痛，因为在她看来“我儿体弱多病，骄阳怕晒雨怕淋。”“那个做娘的肯放孩子去冒险？”戏剧借陆静华与刘思猛口述的方式，讲述了张太雷当年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的经过，使在船上“偷听”的一阳受到了震撼性的革命教育，而陆静华用一包衣物的“掷衣”动作为儿子送别，再一次显示出母亲大海一样无尽而无私的爱。

剧作所提炼、秉持或凝视的“烛光”这一意象，有着丰富而醒豁的象征意味和明确内涵。我们或可将其解读为在那黑暗沉沉的年代，是以张太雷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以他们不懈的探索和滚烫的鲜血开辟了前行之路，那是一道划过天际的耀眼光芒，突破阴霾和幽冥直至光明的彼岸；那是陆静华为代表的伟大母亲们，点燃并擎起了照亮幽暗生活的角落，使人看到希望与未来的“烛火”。这种来自父亲与母亲的烛照，在前方指明与引导了应走的革命之路和人生之路，才有了后辈人的前赴后继与向着光明奔去的奋不顾身。剧中人物刘思猛带来的二女儿西梅的信，报告了其投身革命之后辗转南北、战斗不止的曲折经历，这是作为母亲所牵肠挂肚、热切期盼等来的消息。而小弟一阳牺牲时才18岁，在上饶集中营昏迷中仍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呀、杀呀，消灭敌人啊！”其在母亲的心头所产生的撞击是那样的无以复加，于是凄楚地呼唤一阳的归还。这些情节反映出了一位母亲的柔肠和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及其所感受到的深切哀痛。剧作紧接着还以大段的篇幅重现陆静华与张太雷对往事的追忆，在苦难世事与家庭琐事中加入了无限的温情，把剧作的情感热度推向了高潮。

《烛光在前》注重挖掘常州红色资源和地域文化，并在强化民间色彩的基础上，充分展现和发挥了锡剧固有的艺术特色，如突出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和情感开掘等，使剧作既拓展了题材的涵盖和精神文化更丰富的内涵，又形成了思想的穿透力和审美的独特性。这不仅体现在剧作文本的文学性、思想性上，也反映在各部门的用心与集体智慧上，这些共同支撑起了这部好戏的艺术基础。而以扮相清雅、唱腔醇浓、表演深沉细腻著称的孙薇，在剧中饰演的母亲陆静华一角更是可圈可点。其以清脆响亮、深蕴内敛、典雅端庄的表演风格，把一位革命者的妻子和母亲的形象成功地、光彩照人地刻画了出来。同时又有“锡剧王子”之称的周东亮以及一批出色演员的加盟，使这部红色题材的剧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在锡剧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值得称道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的价值意义。

陆静华的扮演者孙薇是锡剧女腔的杨派传人，唱功扎实，文武兼备，表演细腻，层次分明。她将“引而不发”“具体而微”的隐忍克制贯穿始终，对身形、脚步、声音的准确拿捏，让人物引发广泛共鸣。“议去”一折中，陆静华挑着萝卜上场，繁难的身段和生活化的程式，凸显了母亲的勤劳、辛苦和坚韧。“掷衣”中，陆静华寻找儿子的母子戏生动精彩，孙薇运用如风的圆场将人物内心外化，身段、脚步突破了行当和剧种的限制，表现出母亲的不舍而又最终放手的焦灼乃至悲痛之情。儿子18岁时牺牲于皖南事变，这一别实质是母子最后的诀别。孙薇的表演将母亲的牵挂悲情和果断决绝表现得淋漓尽致。陆静华形象的设计与塑造，成为锡剧剧种题材与人物拓展的有益探索与实践，形神兼具地体现了中国戏曲的朴素传神之美。

高尔基说，世界上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近年来，戏剧舞台闪耀着一系列英雄母亲的形象。她们平凡、隐忍、决绝的独特个性，打开了现实题材、红色题材创作的广阔空间，她们从原型的伟大、题材的伟大，走向精神的伟大、信仰的伟大，革命母亲形象的创意性呈现，为舞台注入了强劲活力，为戏剧艺术画廊带来了崭新的人物谱系。《烛光在前》的创作与呈现，尤令我们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浴血奋战中，红色题材和人物塑造的巨大资源价值，及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民族精神能量。无数从平凡走向伟大的母亲，都有重新被关注、重构的品质，戏曲现实题材、红色题材创作的深度与广度、年轻化与当代化，在历史的回望中，都应该被高度凝视，不断在叙事路径和情感张扬上拓富当代审美新视域，让这些题材和其中的形象变得更加偏强温暖、光彩明亮。

穿透黑暗时代的耀眼光亮

□汪守德